

董尧著

北洋兵戈

八

北洋一霸张宗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北洋一霸张宗昌

董 尧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一霸张宗昌 / 董尧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4

(北洋兵戈)

ISBN 7-5005-5714-0

I. 北... II. 董... III. 张宗昌 (1881~1932)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435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 (027)88391585 88391589

北京市华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5.375 印张 279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全十册): 195.00 元

ISBN 7-5005-5714-0/K·002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南财公司负责调换)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田秉锬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作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谏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1912年至公元1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

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

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辩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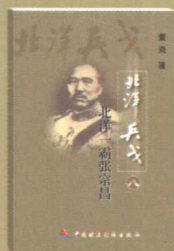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

董尧，1931年12月出生，安徽省萧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曾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集等专著共12部；穷20年心血，完成《北洋兵戈》10卷。



目 录

第 一 章	出远门要说吉利话·····	(1)
第 二 章	天下没有干不成的事 ·····	(11)
第 三 章	他可投到真主了 ·····	(22)
第 四 章	俺得来为大帅拜寿 ·····	(32)
第 五 章	此处不留爷爷就下关东 ·····	(41)
第 六 章	白卫军成了张宗昌的支柱 ·····	(51)
第 七 章	该咒骂正规练兵 ·····	(60)
第 八 章	还是以大局为先 ·····	(70)
第 九 章	东北得永远姓张 ·····	(80)
第 十 章	打仗向后跑的人不是东西 ·····	(91)
第 十 一 章	他想做万世流芳的英雄·····	(101)
第 十 二 章	徐州镇守使得听俺的·····	(110)
第 十 三 章	军长对督军算门当户对·····	(120)
第 十 四 章	秀才见了兵会怎么样·····	(130)
第 十 五 章	给郑士琪来个“四面楚歌”·····	(140)
第 十 六 章	督军不是打来的·····	(150)
第 十 七 章	他要兼山东省省长·····	(159)
第 十 八 章	再好的人当官就坏了·····	(169)
第 十 九 章	我张宗昌不杀孬种·····	(180)
第 二 十 章	对我好的人我都奖赏·····	(189)
第 二 十 一 章	以杀人报复杀人·····	(198)
第 二 十 二 章	军歌是军人唱的歌·····	(208)

第二十三章	我玩的鹰叨了我的眼·····	(218)
第二十四章	放下屠刀就不是张宗昌了·····	(228)
第二十五章	山东暂时让给陈调元·····	(238)
第二十六章	大帅呀！你为嘛丢下东北了·····	(247)
第二十七章	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256)
第二十八章	有一天还得重振直鲁军·····	(265)
第二十九章	争地争兵就得残无人道·····	(276)
第三十章	济南不是久留之地·····	(285)
尾声	·····	(294)
后记	·····	(299)

第一章

出远门，要说吉利话

春。

大阵大阵的海风，从莱州湾吹过来，夹带着湿潮潮的水意，把掖县那片久不见雨的土地润得笑嘻嘻地，尽管那股海腥味令庄稼人皱眉，萎靡的麦苗还是焕发了精神。

各种树木的枝头都吐出了嫩芽。金黄的，碧翠的，赭黑的，还有毛茸茸粉白的，地面上，丛丛草芽破土而出，羞怯着，摇晃着身体。

庄稼人终于走出密封的草舍，伸伸腰臂，昂昂脸膛，迎着海风和阳光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祝家村就这样从冬眠中醒了。

这是公元1904年。

二十三岁的张宗昌，曲着身子从低矮的茅屋里走出来，伸伸懒腰，把腰间长巾解开，掀开为结婚才穿上的新棉袄，让那副黝黑的胸膛去接受阳光，接受海风，去洗涤一冬天承受的浊气和污尘。然后，他又曲着身子从低矮的门洞走回屋里，摸起烟袋，叭叭嗒嗒地吸起掺着豆叶的老旱烟。缥缈的烟雾，令他心神极乱——

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天，已经在同乡呆村武荷钧黄酒馆当了4年小伙计的张宗昌，忽然回家来了。那时候的家，就只有这两间破草屋，四壁空空，墙角上的土坯支起的铁锅里，焦干冰凉；破床上席不成片，被只是一把烂絮，除了冷飕飕的风之外，连只有气的老鼠也没有。家空了，母亲侯氏，凭着两只大脚板，东村下神，西村

驱鬼，干了半辈子巫婆营生，还是没饭吃；一怒之下，改嫁到八里庄刘姓家去了。张宗昌成了没娘的孩子。老爹是个吹鼓手，四邻八村婚丧嫁娶他都捧着喇叭去吹一阵，平时还挑着担子串四乡剃头，虽有双套技术，还是清早顾不了晌午，只能自己饱一顿、饥一顿。后来，索性剃头挑子、喇叭都带上，像云游僧人一样四海为家去了，张宗昌连爹也没有了，只有破草屋。20岁的男人，身子长得树桩般地高大，巴掌蒲扇似的，两条长腿一步能跨一条河沟，饭量大得像头牛，在武家酒店当小伙计既不喜欢、也填不饱肚子，他早该远走高飞了。可是又巧，做吹鼓手的他爹的师弟叫赵科谋的，又费尽周折在茔里村为他保了一家媒，把贾家一个女儿许他为妻了，他又恋着走不动了。那位未来的老岳父贾永泉却正儿八经地发了话：

“忠昌(张宗昌原名忠昌，还有个号叫效坤)，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闺女是许给你哩，你得混个样儿出来。就这样家空四壁，日无聊生，我可不同意哩。如今，咱胶东人不少下关东去了，我看呀，你也该去闯闯，说不定会寻出一条路，也是个出息。你看呢？”

老岳父指路了，张宗昌得吃口馒头赌口气，一下狠心，下了关东。先在黑河淘金，后在宝局当镖手，又去吉林三道沟煤矿下井挖炭。汗流了不少，倒也混了几个钱，春天回来了，匆匆赶到茔里村，把两封银元朝贾永泉面前一放，笑嘻嘻地说：

“老爹，我回来哩。”

贾永泉搭眼望望银元，又瞅瞅穿上新装的张宗昌，陡然觉得与三年前不一样了。心里乐，面带笑，口气也温和了：

“忠昌，我没说错吧，我知道你会在外闯个出息的嘛。”又说：“这三年，吃苦了吧？”

张宗昌咧开嘴“嘿嘿”两声，然后说：

“老爹，年轻人吃点苦算嘛。正如你老说的，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人上人。忠昌就按老人您指点的路走，不怕苦哩！”

贾永泉一听这话，心里乐了，忙安排家人准备饭菜，又说：

“忠昌，你既有这份心肚，说明你长大成人哩。成人哩，就得成家立业。这钱你拿去，收拾收拾草屋，添置点用物嘛的，请人望个吉日，我把闺女送过去，也少了一份心事。”

张宗昌要成家、有妻室了。忙对老岳父千恩万谢。不久，果然就与贾氏完了婚。

婚是完了，张宗昌手里的钱也用光了。再在家中蹲下去，吃穿用全没着落了。得走，再下关东，却又舍不得新婚娇妻。所以，此刻心里极乱。

吸着老汗烟，脑里打转转，那脸蛋也就渐渐地蒙上了一层阴云。

妻子贾氏比他小一岁，却也是一个机灵人。瞅着丈夫那脸蛋，心里也够焦急的。她慢步来到他面前，有些儿羞恹地说：

“不能总是发愁，愁坏了身子么的，更难哩。不么的，你再去关东。”

张宗昌仰脸望望妻子，没说话，只轻轻地叹了口气——一个穷光蛋，乍娶了妻室，热乎尚未热乎够，咋啥得远去？何况，下关东也不是一条宽敞之道，淘金、下煤窑都是脑袋系在腰带上的事，说把命丢就丢了。妻子尚不理解这些，她只觉得穷家破屋，吃穿无望，再就是觉得男人不忍别去。又说：

“去吧，不去又能咋？你走了，我就回爹家，他还养得下我。你别挂心。混个三两年，好了，就回。”

张宗昌心里酸溜溜地。“你说这算啥？娶了妻竟养不起，还算人！”他想起了自己的这条苦命！娘改嫁之后，他13岁便跟着父亲的喇叭班子敲钹。敲钹也得跟着节奏，有个“点”，老爹训导他许多遍，敲起来总是跟不上点。爹很生气，于是，腰间便装了一根木棍，他啥时敲走了点，爹便拿出木棍，照头便揍；后来跟随老爹摆摊剃

头，实习了几个月，第一次给人洗头，还灌了人家两耳污水。气得老爹大骂：

“没用的东西，死笨猪，躺到树下让老鸱屙着屎喂你去吧，我养不起你哩，滚！”

让妻子跟爹生活也不是办法，何况一个出了嫁的女人。张宗昌没答应妻子的提意，只说：

“你干你的事去吧，容我想想看。”

张宗昌闷在家里，连连吸了几袋烟，门路未曾想出，倒是想起了村头上那座五道庙。他决定到那里去“请教”一番——

对于庙堂神鬼，张宗昌是从不放在心上，他不敬他们，也不骂他们；别人敬也好，骂也好，他一概不管。唯独村头那个五道庙，他却有点特殊意思，有事没有事，到里边转转；有时逢上香火，还丢几个铜板里边。有人说，当年他的老娘侯氏装神弄鬼行巫时，就常常打着五道将军的旗号，并且表明五道将军就是她的前夫，常常梦见同五道将军睡在一个被窝里。这样，人传五道将军是张宗昌的亲爹。是不是这样？张宗昌没有点头承认，也没摇头否认。张宗昌在人前学舌般地赞扬五道将军，这却是事实。他说五道将军是东岳大帝的属神，是专司世人生死、荣禄之职的。又说五道将军是阎罗王的兄弟，可以代表阎罗王决定人生死。所以，张宗昌想向五道将军求个签，问问关东去得去不得？

张宗昌在杂货铺里买了一柱香、两卷黄裱纸，又在一片汪塘里洗了洗手，这才匆匆朝五道庙走去。

五道庙，已经破烂不堪了，院墙没有院墙，房顶茅草多朽，三间庙堂两头全漏雨；五道将军的全身也朽得连体形、面貌都不成体统了；面前那个泥堆的香案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一点余香气味也嗅不到了；半截竹筒中的一束竹签，也长短不齐。唯有五道将军那苍老的脸膛，还呈现着一派慈善眉目。张宗昌点上火，燃起黄裱

纸，然后虔诚地跪下，祈祷了半天，立起身来，小心谨慎地从签筒中抽出一支竹签，细打量起来。

张宗昌在私塾里念过一年书，娘改嫁走那年便辍学了，所以，并不认识几个字。对着竹签端详了半天，还是认识不全。只好说：

“对不起哩，大将军，我得把签带走，请人看看意思，再送回来。”

张宗昌怀揣着竹签，来到一位学究家中，说明来意，拿出签来，又说：

“请老先生为我批解批解，明示个路子。”

那老先生戴起花镜，一边看签，一边暗想：“这张忠昌可算得上村中的小痞子，鸡鸣狗盗的事都干过；关东闯了几年，表面老实点了，谁知骨子里如何？在村上也是个祸害，能远走高飞，倒是村中一件好事。”于是，他把签朝桌上一放，笑了。

“好签，好签。上上签，上上签！”

“怎么说的？”张宗昌急着问。

老先生晃着脑袋，有声有韵的念道：

乌云遮月不久长，
桃红柳绿好风光。
鲲鹏展翅十万里，
驾雾腾云上天堂。

“要上天堂了，岂不是上上好的签。”老先生对张宗昌拱手以贺，又说：“只是么……”

听说要上天堂了，张宗昌惊喜万分。又见老先生把话题顿了一下，觉得有麻烦了。忙问：

“老先生，怎么样？还有灾难？”

老先生摇摇头，说：

“灾难倒不至于。这签上说‘鲲鹏展翅十万里’，好像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

“怕是说你的成功不在本地，得走出去，高飞。”

“对对，对！”张宗昌说：“我正盘算着再下关东呢。”

“噢，我明白哩。”老先生说：“这签告诉你，走得越远，飞得越高，前程越大。我祝贺了。到那一天，老朽还得讨你一杯喜酒呢！”

“一准哩，一准。”张宗昌收回签，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有朝一日我混个人模样哩，一定回咱祝家村来谢您老。”

张宗昌又回到五道庙，把竹签放进签筒里，伏身跪倒，拱起双手，面对五道将军泥胎，说道：

“多谢大将军指点哩，我明儿便下关东。此去若真出头，混出个人模狗样，我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拜完五道将军，回到自己草屋里，对贾氏说：

“定哩，定哩。我再下关东。”

听说丈夫真的要走了，贾氏反而流泪了。

“你不是劝我出去么，为么又哭呀？哭我就不走哩。”

“不是不想让你走，是觉得你无法走。”贾氏说：“常言说得好，穷家富路。你瞧，咱屋里四个角空，拿啥给你当盘缠呢？打咱家到关东，隔着大海，千里迢迢，你可怎么走呀？”

张宗昌这才猛醒，是啊，路费还没着落，怎么动身？他皱起眉头来。

三年前，张宗昌第一次下关东时，是靠着同乡祝欣德的资助。到东北之后，淘了三个月的金才还清，还弄得两个人反目为仇。现在，求谁帮忙呢？张宗昌思来想去，也没个主张。他忽然想起当年

跟老爹敲钹时认识的一个伙伴叫何付居的，听说这两年日子过得挺不错。他想念着当年喇叭老爹对他情份，何付居不会拒绝他。于是，当日张宗昌就跑了九里路赶到何付居家——何村。

张宗昌打听着家门，便径直走去。

“何大哥在家吗？”

何付居比张宗昌大两岁，但身个却矮了半尺，体形猴儿似的瘦，是个偷鸡摸狗的小能手。这两年，人大、胆也大了，伙着几个狐朋狗友干起“下夜”的勾当来了。昨夜掏了一个富户的窝子，白天躺在屋里正休息。听得人叫，先是打了个寒战，以为是“东窗事发”了呢。想想来人叫声“大哥”，心里才平静点。悄着手脚来到门边，趁着门缝儿往外瞅瞅，见是张宗昌，忙着双手拉开了门，张开双臂扑过去，嘴里唏噓着笑起来。

“爹哎，嘛风把你吹来哩？上年听人说你在三道沟挖煤死在坑里了，早天又听说你阔了来家娶女人哩。咋又想起老哥我哩？快进屋，快进屋。”

张宗昌跟着何付居走进屋，见小木床上只有一条被子，全屋里没一件女人的用品，知道他还是光棍一条，便说：

“何大哥，听说你发了，嘛，咋还是木棒一条？”

“我不喜欢女人。”何付居说：“女人都是累货，要吃要穿，生了孩子还得替她养。孤身一条多好，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有钱了想干么事干么事，多自在！”

“总得有个家嘛的呀！”

“要家干啥？不要。”何付居说：“没事你不上门，找我么事？你只管说。我能办的，立马办成；我办不了的，你走你的路。”

人爽爽快快，话也爽爽快快。张宗昌也是这个急性子，开门见山：

“兄弟混泊哩。在家娶了女人，身上光哩。想下关东，少盘缠。为这，来找哥。看在老爹份上，拉兄弟一把，兄弟活翻了，本利一起还；若是不看在老爹份上，不愿拉兄弟，兄弟转脸就走。”

“嘛，你勒索我！？”何付居把脸一放，说：“堂堂三尺汉子，下关东要路费，凭这，孬种一个！嘛？一路上打打劫劫还怕没钱花，我不信？”他就地转了个圈，叹声气，又说：“兄弟，你想的也有理，你是办大事的人，不能走一路卖一路。打家劫舍是小人物干的小打小敲，你不干也好。要多少钱，只管说，别老爹不老爹的，拉大旗当虎皮。当初跟老爹学吹喇叭，蒙老人家关爱，我不会忘。可是，这不管你屁事。老爹死了，我跟你也是朋友，还能说嘛？”

张宗昌咧着大嘴笑了。

“大哥说得在理，兄弟混蛋。”张宗昌说了个想借的钱数，又咧着嘴笑笑。

何付居皱着眉想想，说：

“打咱掖县到关东，这个数紧打紧。可是，你不同我，光杆一条，一走了之。你家里还有个熊女人，你总不能把人家丢下不管。这样，我再给加一翻，这一翻是留给女人过日子用的。”

张宗昌拱起手，又咧着嘴笑。

“多谢大哥，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你别高兴得太早，”何付居说：“我手中眼下分文没有。你得给我三天的空子。”

“你又得去动手？”

“你说的嘛话？不动手还有人送上门来？别看一些家伙富得流油，你不动手，他分文也不舍给你。”

“这么说，大哥有难哩。兄弟我就不借了吧，再想别的办法。”

“你怕嘛？又不要你动手。”何付居说着，把耳朵贴在张宗昌耳上，压低声音说：“昨儿一个‘踩窝子’弟兄回报，前村汪家又接了几